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五

澹友軒文集十六卷 薛所蘊 撰

試秦詩紀二卷潞公詩選二卷越唷三卷附一卷七松遊一卷

重訂閨麗譜一卷 范光文 撰

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附錄一卷 朱之瑜 撰

石雲居詩集七卷附詞一卷 陳名夏 撰

六七七

二三七

二〇一

一

澹友軒文集敘

憶乙亥丙子間余與

行屋讀書中祕每館

閣課耘輒相對吮毫

見其拈一題務根極
理道斟酌情文暢所
欲言乃止卽心知其
有志於不朽之業後

同官長安二十餘年

又常讀所爲贈荅慶

吊銘誌傳記等篇蓋

服古益深閑中肆外

登作者之壇而無愧
矣戊戌春余輶假還
里及返燕邸行屋已
歸乃馳札千餘里言

將梓其文百餘篇屬
爲之敘余非能文者
何以塞命雖然亦常
聞前人緒論矣凡所

謂文者非可以不作
而作如贅麗駢枝已
也或有不容已之情
或有所獨得之解假

筆墨以宣之譬之寫
真者各肖其鬚眉不
必相借乃爲至文豈
必如優孟衣冠令屈
宋班揚盡作登場傀
儡而後爲古哉從來
畫鬼魅易畫人物難
故假古貌以自文者

皆不足於理者也間見有賢智之倫厭棄

常語務摹擬史漢以上而摭拾太過究不

免臃腫浮湧餒飣支離之病繩以詞達之義寧有當乎行屋此刻直抒胸臆平奇濃

淡備起伏開闔經緯錯綜之法意必準諸情言必澤諸雅蘊籍淵涵雍容逸宕實有一種真氣貫乎其間

庶幾行乎當行止乎不得不止若夫含華咀腴掩映紛披猶其

餘事也抑余聞司馬子長之爲文必遍觀天下名山大川而後極其變鼓琴小道亦

澹友軒集

七

必置之山海寂寥湧洞之域始有移情之慨向者行屋紆組鳴珮徊翔廊廟而其爲

文已盡滌塵氛獨標神骨今以未衰之年拂衣言旋左圖右史游衍翰墨之餘復一

澹友軒集

八

太行王屋盤谷淇梁諸名勝供其遊覽會心之樂發爲詞藻豈更有煙火氣染其筆

端自茲以往余益不

能窮其文之所至也

已

順治己亥仲春朔安

澹友軒集

序

九

丘年弟劉正宗題於
郎舍之逋齋中



澹友軒文集序

古之君子將欲立言

以襄民極則必藤躬

聖域遜志詩書然後

澹友軒集

序

據不得不已之懷揆那
國而敷之大者謨誥
小者箴銘馨帨云乎
哉尼山制作神聖集

成於貴之彖則曰文
明以止於春秋之筆
削則曰託之空言不
如見之實事噫修詞

澹友軒集

二

之義綦嚴矣他不暇
論卽舉史一端概之
司馬子長非曠代軼
才哉然非世居史職

其紀傳論贊諸書非
秦漢以上之人與事
亦何能接左國以扶
輿邁班荀而縱步然
則不朽大業誠僕且
備若不得時而乘之
豈遂能焜煌百代昭
茲來許耶愚不敏憑

澹友軒集

三

藉家學策名史館躬

逢文明之運萬不敢

過自菲薄竊欲追比

前賢勉圖報稱顧有

志未逮而深幸吾師
行塲先生典刑在
望廸我於靡倦也
先生學貫天人至性

孝友朝端之所儀型

鄉國之所則傲莫不

以爲河津宗夙今在

懷孟矣愚燥髮啟篋

已聞先生之名而
嚮慕之誦先生之
文而寢食之蓋海內
稱文章大家者覺斯

先生與先生河南

北相望如岱華之對
峙巍鎮中原羣委玉
帛皇皇乎有後至之

慮愚幸得以博士第
子拔置成均從圜橋
之彥執經問業惴惴
焚以不得一當爲恐

先生歎於儕伍中

首錄之且勗之曰子
國士也愚屏息不敢
承然知已之感終身

以之雖昌黎之於宣
公南豐之於廬陵未
足喻其深篤也暨釋
褐南宮績學中秘登

先生之堂端拱受

書益親且久鴻篇藻

製奉以周旋盡衷往

哲大家之文建標測

影循聲叩響確然知

先生絕羣流而歛

立卓乎自成一家若

夫論道細旃之上議

興而 皇猷允塞

言出而民志回風載

在掌記天下賓共頌

之又非愚一人之所

私淑矣愚復欽奉

簡書驅馳方缶獲

司漕 先生之鄉密

邇道廬親炙夙教聞

先生齋閣穠居左
圖右史不輟韋編之
勞又深服 先生潛
德之不可測也余卽

未嘗不三復而太息
焉一日先生郵書
至鄴以澹友軒文集
屬讀愚卒業而歎曰

鞅掌風塵乎何宦非
學子長史記一書得
之周南爲最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愚不敏

先生之文高矣深
矣何敢贊一辭無已
徵象於天而取諸日
測理於地而先諸河

庶幾揚扢其萬一乎

愕也 先生始聖於

讀先生之文者涼

文者與愚請更端以

燠遠近稱情而擬然

進開創之朝公

傾懷於日吾知其不

卿將相從龍而翔彪

爲籥也蠡飲槎尋源

炳之檠遠超俞代

流殊見熒問德於河

先生掞豪其間而聲

千里迴瀾雖甚強力

施爛焉則先生遭

吾知其必望洋而貽

逢之時又諸大家君

子之所不可幾及也

愚不敏萬不至阿所好而謂愚智能識玄以爲譚芭其人也則

澹友軒集

序

十四

愚何敢謹序

受業弟子張永祺

撰



澹友軒文集序

澹友軒文集河陽薛宗伯行屋先生所著也凡十餘萬言編次為十六卷屬雲校定且命為之序雲既卒業喟然興歎曰猗歟偉哉洵不朽之業也夫屬文之

澹友軒集

序一

要必先自立意然後操觚染翰如其意所欲出而為之辭能無所蹈襲而傑然追古作者則必傳矣嘗曠觀遠古六經之文尚已自德業之進修而究極乎天人之際萬物之理以至論道經

國推古準今貽後之人法文成數萬其旨数千而聖人垂訓亦云辭達而已矣至若諸子百家之書雖駁而不醇然其言自成一家宏深奧衍意不相襲故足傳耳又如楚辭為詞賦創體唯

其託意深厚故情文兼至後世祖之不僅尚其辭也西京以後迄于魏晉才人學士之文剏製立法寢備衆體然非意匠卓犖辭辯瓊瑋者不傳雖復藻績可觀而意無足取則必見鄙于通

人而卒以湮沒故楊子雲悔其少作而曰雕蟲之技壯夫不為古之人唯慎于立言如此宜其傳作無幾彌足珍也元嘉以還綺靡日甚世代遞降文弊喪質賴韓柳歐蘇諸公出奮起而掃

除之然後天下從風一歸于正而昌黎開先廓清之功于是偉矣先生生于昌黎故里私淑嚮法者良深然有所作不相沿襲緣題命意各臻其極起伏開闔迴環翻復出經入史含吐諸家

卓識偉論震發于其間才思光
燄足以深學士之好雲故知其
必傳也嘗怪昌黎文起八代之
衰其開示後學乃云師其意不
師其辭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
而其所難唯陳言之務去遂使

後學滋惑若似乎意可襲取辭
必弱構乃公行剽竊而巧飾字
句以文其偽即辭條豐蔚而語
多涉浮此正如王充所譏淺意
于華葉之言無根莖之深不見
大體也雖復傳播海內傾動一

時不足為後人鑑賞而蠹朽磨
滅者殆不可勝數故藝文所志
有其目而亡其書者十常八九
蓋一時之譽可力致而身後之
名難長保非有幸不幸也徒騁
繁辭無復深意不可以垂永久

道固然耳譬諸水意源而辭流
也濬發其源則混混汨汨其出
不窮盈科而進放乎四海而無
不足若夫潢汙行潦之水疏而
易竭積而不流唯其無源也昌
黎不務教人以窮源晰流深探